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长篇小说

成刚◎著

烽火桃花

烽火。桃花。谁在照耀谁。
男儿。女儿。谁在想念谁。
在战争的残酷里，任凭沉渣泛起，
任凭一切卑琐和罪恶都嚣张起来，
任凭美的花沦为一地落红。
而守护在命运的桃树下的，
永远是坚实的春泥，永远是
英雄的墓和永恒的命——
花香会走出去很远很远，
而植根于大地的花，
哪儿也不去。

中国文史出版社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烽火桃花红

成刚◎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烽火桃花红 / 成刚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4.10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ISBN 978-7-5034-5326-7

I. ①烽… II. ①成…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12971号

责任编辑: 马合省 薛媛媛 策划编辑: 有 森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wenshipress.com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26.5 字数: 429千字

版 次: 2014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9.80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1

一九三八年开春头一天，老天爷就下了一场透雨。

小雨不大，淅淅沥沥地下了一整夜。清晨起来，李尹氏站在园屋子外，望着白云山顶弥漫的雾气，突然想起那句耳熟能详的谚语：“春雨贵如油。”除了这句话，男人还常说：“立春落雨到清明，一日落雨一日晴。”依李望彦的这个说法，明日肯定是个艳阳天。

这场春雨来得正是时候。整整一冬天气十分干燥，西山顶上光积云不下雪。大道上的浮土漫过了脚脖子，每当车马碾过尘土飞扬，腓后头都会飘起条黄龙。好在村边这条乌龙河常年不枯，苦苦菜、婆婆丁、青青菜早早地于阳坡钻出了嫩叶。而这场春雨让慢坡悄然改变了模样，尘埃掠去，麦苗青幽幽的，一些植被耐不住寂寞率先开出奇异的花朵来。

漫山遍野绿肥红瘦，争奇斗艳，桃林更像打翻了染缸一样，粉红一片，远远望去如同仙境。李尹氏看得入了迷，坐在园屋子前的石头台上，一待就是几个时辰。

李家的桃园子就在乌龙河岸边。勤快的男主人李望彦早在入冬前就修整了水渠，清好了淤泥，以便来年开春一早把河水引到围堰里来。水车由一头棕色的蒙着眼睛的骡子驾着，它体力充沛，从没有偷懒的时候。清澈的河水就在这头牲口无尽止的旋转中，顺着轮沟哗啦啦地流淌进地里。瓜果因为这得天独厚的条件和主人匠心的培育而长势旺盛。乡亲们每每经过地头总会停下脚步，弯腰从田畦里薅下一把韭菜或是生菜，放在嘴里贪婪地咀嚼着，夸奖说：“望彦哥，你种的菜使上神仙药了，又肥又壮。一看就是个好庄稼把式！”

“相了（山东方言：口头语。算了，不是，无所谓）！托山神和河神的福，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不过是多出些笨力气。”李望彦总是谦虚地回答。

他得到了全体村民的敬畏。当然，他神秘的身世和审慎的为人处世态度才是山里人真正敬畏他的原因。人们总拿他跟那些闯荡过江湖而又急流

勇退的绿林好汉相提并论。定居村子多年了，从未见他与外界有联系，连个亲朋好友都没有。当然，那个国军团副是个例外。

桃花峪村坐落于白云山东麓，这里家家植树户户种桃，出产的桃子曾出现在皇宫贡桌上和老慈禧的镶金法兰果盘里，尤其是一种叫作七月红的桃子，长得跟女人饱满的奶子一般，格外受皇宫的青睐。后来这个品种失传了，李望彦又奇迹般地复种成功，凭着七月红在一大堆桃农中脱颖而出。

离春华秋实的日子有些遥远，李尹氏总是陷入怀旧和淡淡的愁绪中无法自拔。那日天色暗合，掌灯已经很大一会儿了，李尹氏还茶不思饭不想地盘坐在炕头发怔。筐箩里放着她纳了半年之久的鞋底，始终不见长进。她幽幽地说：“开春了，花沟又要下桃花水了。今年下桃花水，说啥我也要办一场热闹的婚礼！”

凯儿双腿跪在椅子上，趴在方桌上写作业。她整个身体占据了洋油灯，在山墙上投下一个巨大的阴影。听到娘这么说，她扑哧一声笑道：“娘，过了年我已经十三了，你和爹咋还没拜堂成过亲？”凯儿是李尹氏的独生女。这种简单的问题就是刘家胡同里的嘲巴（山东方言：缺心眼的人）大根子也会掰着手指头说出来，娘却偏偏痴人说梦。

凯儿是村里公认的俊俏女子。长着圆圆的脸颊、黑黑的眼睛，再配上齐耳的短发、浅蓝色的学生装，十分青春靓丽。母亲生得年轻，闺女出落得大方，走在大街上人们都说像一对姐妹。她接受的教育也高，村里一共有两个女子上学，她就是其中之一。

另外一个女子便是珂儿，她跟凯儿是闺密。珂儿的爹在乌河镇上开油坊，久了连自己都不承认自己是山里人。论身材长相，凯儿发育得好，身体结实，脸色也好看；王珂则纤纤弱弱，脸色苍白，十三四岁的人了胸脯还跟鸡肋似的，这总让她自卑。

人们提及凯儿，更多的还是联想到她父亲李望彦，数年前他经族人引荐来到桃花峪。在那个暮霭沉沉的黄昏，他身穿青布长衫，打着黑布裹腿，布履上溅满了尘埃，脚步稳健地跟在一辆马车后面，穿过花沟的青纱帐，跨过那座连接着外面世界的石桥，走上村中斑驳的青石路，也从此走进了人们的视野。那辆马车上坐着这家年轻的女主人，她不时地撩起遮帘儿，忐忑不安地瞭望着陌生的街道和行人。偶然间还会有一张稚嫩的脸儿争抢着从帘子角探出来，像墙脚一朵挤对着开放的小小喇叭花。

多少年后，人们仍然清晰地记着那个梦幻的傍晚以及那两张鲜明生动

的脸，耳畔仍回响着木轱辘碾过青石路面发出的沉闷声响。李望彦挺拔的身姿、稳健的步履从此踏进桃花峪人们的心底，他鲜为人知的过去和低调的生活态度成为人们久久议论的话题和猜不透的谜团。

那天后晌（山东方言：夜晚）当李尹氏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洋油灯惊讶而不甘寂寞地爆了一下，发出特别清脆的声响，整个屋子随之亮堂了许多。

“凯儿，当年我和你爹是拜过堂、喝过交杯酒的。只是……那时候兵荒马乱，没有好好办场婚礼，所以娘决心要补回来！”

油灯亮过之后，屋子陷入更加的黑暗中，凯儿开怀大笑起来。一只栖息在梁间的燕子受了惊吓，扑棱着翅膀，梁上的尘土被扇起，簌簌地往下掉。她掩上作业，不假思索地大声说道：“那太好了！到时候你和爹就举行一场西洋婚礼吧！穿上白婚纱，我和珂儿当你们的伴童……”

2

桃花峪东临胶济铁路，北临黄河，乌龙河穿境而过，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村里最初周姓族人居多，然自明朝以后而人愈众，姓氏也愈复杂。

桃花峪的兴盛除了与家族繁衍有关，更得益于这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村子西南两面是山，形成一道天然屏障，南方的湿热和北方的寒冷被挡在山外，冬暖夏凉、雨水充沛。村子建在半山腰上，晴好天气站在高处，一览数十里。目光向东，越过曲折的小道和稀落的村庄，可以隐约地听到火车的声音，那便是商埠重镇乌河镇。这种徘徊于现代与古老、隐于现实与梦幻的倚望，让人陡生感慨。

提及桃花峪就不能不提乌龙河，这条发源于白云山腹地的河流九曲十八弯，绕村而过，似一道天然屏障把村庄和外面的世界隔离开来。与河流相伴的是一条灰白的砂石路，它春夏秋冬掩映在苍绿的树丛和无边的青纱帐里，只有冬天才凸显出轮廓来，而这个季节天地一片银白，这条宽宽窄窄的大道看上去不过是大地上一条浅浅的划痕罢了。

桃花峪的险要和绮丽成就了它的全部，而世代聚住于此的人们依照着

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尽情地构建着世外桃源一般的家园。古色古香的街道，婉转曲折的小巷，青石垒成的整幢房屋和石块垛砌的石堰，集成了这个山村的鲜明特色。

村子四周垒有城墙，蜿蜒数里。一座石桥连接村内外。城门上方一方石印“桃花峪”，三个字力透石背。乌龙河平均水深三尺，宽约数丈，最深处可没过两个成人的头顶。

李望彦的马车店离城门刚好二里地。站在村口向东眺望，影影绰绰。这块地原是周善人家的。地呈三角形，正冲着个岔路口，右边一条道通往村子，左边一条道绕过地块通向北洼里。

买下周善人的二亩地还是头些年的事。这里不单是进出村子的必经之所，也是去黄河的必经之地，是块宝地。他早就想在这里开个大车店。周善人也早就想卖了这块地，却因为这里缕缕发生劫道杀人的事儿而使人谈虎色变。甭说花钱买，就是白送也没人要。甚至于自从周善人接手家业，家里就一直没有安宁过，不是遭抢劫就是盖屋坠梁出了人命。

周善人多次请西山寺的和尚化解。色空指着乌龙河道：“你看这乌龙河，它上游是花沟，有七道脊八副爪，分明是盘古开天地时黄帝战蚩尤骑着的蛟龙，因黄帝死了闲卧在这里，化成一条河。你再回头看地北面这座矮山，它叫卧虎山，这可是蚩尤战黄帝时的坐骑。相当年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杀蚩尤，怕其生还，特意把其身首藏于异处，坐骑也被流放到这里，化作一座青山。这虎头冲着的地方正是这块山坡地。数千年了，这两条生灵相安无事，可这毕竟是两条神物，一般凡人怎能震住它们！”

周善人问有啥法子可化解，色空沉吟须臾，胸有成竹地说：“你在这两者之间埋一块无字碑，再在碑下压几锭金元宝，等神灵来取。到时候我会率寺众作七七四十九天的法。元宝当众埋到地里，到了大限你可派人挖开，如果还在，说明神灵不收你的奉礼；要是照单全收，从此周家可以消灾避难，尽享平安福贵。”

色空的语气不容置疑，神情透着坚定，周善人知道即使是下套子也只能硬着头皮相信。他取了值钱的物件，到当铺全部换成金元宝，数量不够，就押上了祖上留下的古董花瓶和紫檀家具，让和尚埋进地里。为防备和尚动心思，他专派了两个长工日夜看守。

七七四十九天上他陪色空和尚挖开了石碑前的土，那些埋进去的金子一块也找不见了，细问两个看守的长工，他们发誓从没离开过一步，眼都

没眨一下。周善人虽心疼他的家业从此消失殆尽，但想到日后托神灵保佑，平安富贵，也就打落了门牙往肚子里咽。可好日子不久，儿子被土匪绑票，钱不够土匪撕了票，他也从此卧病在床，怀揣着迷惑和不甘离开了人世。

家产已被折腾一空，老婆甚至无钱办丧事，只好告知乡邻卖身葬夫，外加那块山坡地。岂不知光第一个条件还好，等两条同时昭示的时候，竟没有一个人愿意这样做。

李望彦就这样轻而易举地买下了那二亩山坡地，他不但买下了地，还出面主持了周善人的葬礼。

出殡那天，他专门让马家旺跑了一趟西山寺，请和尚来做法事。色空坚持不接这瓷器活，说让他主持法事也行，要收双倍的香火钱，把马家旺挡在了山门外。老马垂头丧气地回来。李望彦思量片刻，胸有成竹地说：“劳你再跑一趟腿。他不见你，你就隔墙放话，说我李望彦要亲自去请他！”

老马带着疑惑重新返回山寺，没等他放完话，色空出乎意料地开了山门，答应以寺里的最高规格为周善人做法事七天，不收一文钱。当人们以空前的不解和惊诧议论这件事的时候，色空和尚已经跪在周善人的灵柩前三天水米未进了。埋葬周善人的乡亲们在太阳落山前把最后一锹土迎风撒向新筑起的土冢，色空一阵晕厥，直挺挺地倒在了坟前。

3

了却了孤寡女人的心愿，李望彦并没有收她为妻或为奴。他出盘缠护送女人回了山西娘家，从此以后，他安心经营这二亩薄地。围出院墙，淘了井，修了厅堂，种花养草。屋前种的是两棵石榴树，名曰“榴开百子”，含人丁兴旺之意；后院里种了枣树和榆树，意为“早立子，早发财”。

大门修好的时候，李尹氏站在门石嵌上（山东方言：门槛上）口中念念有词：“门前一棵槐，银子滚滚来！”李望彦便笑道：“凯儿她娘，借你吉言，咱就种上一棵大槐树！”他亲自去苗圃选了一株碗口粗的洋槐种上，捎带着买回来许多树栽子。没有几年，这里便长成了一片错落有致的果园。

有梨、苹果，李子、枣和葡萄。凡北方抗冻好成活的全有。

春华秋实，下果木子的时候，他摘了摆在大道边上卖。他常常把瓜果筐子扔在道边，而人却在园子里的树下喝茶。有人喊：“喂，掌柜的，果木子咋卖？”他隔着篱笆回答：“相了！你拣着好的吃！”有时候村里的孩子走过，眼巴巴地盯着那些果木子看，他总是拿起最好的递过去，说：“自家园子里种的，让孩子们尝尝鲜！”大人们诺诺地要掏钱，他挥挥手说：“相了，不值几个钱，只要孩子喜欢吃就行！”

李望彦接手这块地以后，并没有发生任何龙虎犯相的事，就连一向抢劫断道的也销声匿迹了，他说以这样的形式走上了一条迅速膨胀和富裕的道路。最初走进桃花峪时的怀疑一夜间被大风吹散了，大伙儿都把佩服的目光投向他。他们预言李望彦命中注定是一条强龙，他盘踞在这块龙虎是非之地，那些蛟龙猛虎早已俯首称臣了。

对于他的所作所为人们习以为常，这足以证明桃花峪人的宽容。他的家安在村中央，这里几步就到街心。街上有几处店铺，常有村民顾及着方便来打酱油、秤盐、买针线。稍走几步转入小巷，又是一番安谧的景象。天井不大，进门是一道影壁墙，墙下种了一株蔷薇，春天里会开出很好看的粉红碎花来。脚步向西一转便是院落，院落里种了葡萄和葫芦竹，谐音“福禄”，葡萄架下摆了石桌椅。凯儿有空就坐在石桌前陪父母亲喝茶聊天。有风的晚上葡萄叶沙沙作响，竹叶拥拥簇簇地站在身后说些闲话，这种惬意就是紫禁城的皇帝也不换。

尚庄跟桃花峪搭界，数年前有一武林奇人姓吕名无常，据说曾凭一身武艺闯天下，爱上了上海滩一个帮主的小妾，这场旷世奇恋最终以小妾被人毁容卖身、他被投牢致残逐出上海为代价。落叶归根以后，他靠朋友资助买下了乌龙河边一块水浇田，正好跟李望彦的桃园子隔河相望，平时以种瓜为生。此人嗜酒如命，还常常到赌场玩牌九。有一次玩输了，便向李望彦求助。李望彦掏出几块大洋扔给他，关切地拍拍他的肩膀说：“兄弟，日子长着哩，好自为之！”然而，他那一次又一次地输了，输得鸟蛋精光。债主来收他的地，李望彦愤愤地说：“他欠的债我来还。地是绝对不卖的，如果你们哪个想为难我，我李望彦也不是吃素的！”来人也不是存心要房子要地，是要钱。见好就收，他们拿了李尹氏送过来的银圆和首饰，二话没说就走了。吕无常却无颜面对，扔下一句话：“望彦哥，既然你为兄弟还了债，这几亩瓜地就是你的了。若你实在不收，就替兄弟看着，

如果哪一天兄弟回来，你就还给俺，俺不回来，就说明俺死在外头了，你也别挂记着。兄弟一场，你只要每年寒食在河边给我烧刀纸就行了！”

吕无常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悄然走了，这便是乌龙河边李尹氏经常坐着看风景的那片地。李望彦精心守护并耕耘着这块地，他最大的希望就是在某一天那个胖胖的光脑袋吕兄突然现身。但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他的希望之火一天天暗淡下去，那片水烧田也越发肥沃起来。有一年春上李望彦做了一个梦，梦见吕无常回来了，人老得一塌糊涂。醒了他突发奇想，在地里种了几十棵桃树，如果哪一天吕兄回来了，人不能劳动了，就指着地里的桃树养老。然而桃树越来越粗壮，吕无常却始终无消息，后来，有人看到吕无常死在了异乡。

当李望彦想在那块三角地建座马车店的时候，李尹氏还有一丝犹豫，劝丈夫稳稳当当地过日子。那时候日本人已经占领了北平，正向南推进，国军光撤退、不抗战的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也有人说国军正沿黄河大规模修筑工事，国民政府围绕胶济铁路、黄河、白云山区划定了一个特别战区，乌河镇正处在旋涡的中心，桃花峪也沾上了边。

黄河上一连架设了两座浮桥，仍不能满足通行的需求，大批南下难民乱哄哄地滞留在桥头，情绪日渐浮躁。战区指挥部要求开辟一条临时大道，从乌河镇直通黄河南岸，从而解开这个死结。临时通道把隐匿在大山之中的桃花峪一下子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马家旺家的瓜蔓头子老六在乌河镇当镇长助理，挑头干这事。

马家祖上打铁鞋钉马掌，家境不好也不坏，就是香火不旺，三代单传，稍不留神就会吹灯拔蜡。马家旺的爹钉出点小财富来，忙着置宅子置地，且有意给儿子找了个大腕的媳妇传宗接代。马家旺白天忙活完了摊子上的活，夜里头忙着耕耘老婆两垄薄地，但忙弯了腰，忙得老婆两扇后座瘦成把刀，也没生出半个带把的来。眼瞅着就要绝望了，老婆竟珠胎暗结，生了一个宝贝儿子，这就是马六子。

听说儿子要领着修路，马家旺忧心忡忡：“这六子就是不明事理，兵荒马乱的还挑头修路，这不是引狼入室吗？”

马家旺话说得有根有据。太平天国闹土匪，想打桃花峪的主意，结果走岔了道。往后可倒好，明晃晃的大道直通村前。李望彦笑起来：“家有家的打算，国有国的想法，咱们平头百姓管不了那么多。再说了，如今都啥年代了，有路没路还管多少用。隔着好几里地，炮弹就打头顶飞过去了，

枪子儿隔着几百步，就把人撂倒了！六子也是想显显能耐，为桃花峪谋个方便，做个功在千秋的好事。”

马六子爹一脸的懊恼：“早知今日，何必让他拱这个官差！我教他点手艺，掌掌鞋，钉个马掌，也混吃混喝，比现在心里头安生多了。”李望彦道：“此一时彼一时！我看你家六子跟政府做事多年，长了不少本事，这些道理也明白。”马家旺骂道：“明白个屁！他八月里的鲜姜——嫩着呢！这村里俺就佩服你，行事说话，句句靠谱在理，往后俺有事就常找你商量。”马六子爹说完，倒背着手颤悠悠地走了。

望着他佝偻的背影，李望彦也有些无名的忧虑。虽说世道不太平，但他还是下决心要建起这座马车店来。李尹氏也摸透了男人的脾气，他要办的事八头骡子也拉不回来。然而这毕竟是大事，兵荒马乱的，弄不好就会让积攒下来的家业打了水漂。李望彦说他早就瞅好门前这条道了，这条曾经的古驿道就是条金道银道，上胶东下河南进省城，哪个不打这门前走？至于打仗不打仗，老百姓过的是日子，不能因为听着蝼蛄叫就不种庄稼了。

“想当年梁山好汉占山为王，孙二娘还占个要道开铺子呢！”李望彦开玩笑地说。听他这么比喻，李尹氏扑哧一声笑了，嗔着脸说：“我可不是母夜叉，也没那个狠心卖人肉包子。”李望彦趁机夸她道：“你当然不是母夜叉，你比孙二娘强一百倍，脑袋瓜子灵通不说，人也漂亮，当个老板娘绰绰有余。”

女人怕哄怕恭维，这一哄一恭维李尹氏就放弃了反对意见。夫妻两人细细地做规划，在原先果园子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建。时逢马六子挨村挨户地催交修路款，天天打门前经过。马老六让手下背了一面铜锣，走到哪儿敲到哪儿。累了渴了便钻到李家的茶棚子底下喝溜茶。他戴礼帽披风衣，装扮得跟高官似的，惹得路人们纷纷往这里凑，祈盼着沾点官运财气。乡亲们常过来搭把手，铺子还没开张大吉就已经是人流熙攘了，正应了李望彦那句话：这里是一方风水宝地！

上梁那天，李望彦足足买了二十万响火鞭（山东方言：鞭炮），从村头的树梢上一直挂到马车店前，招得邻村的人都跑来看热闹。牌匾由李望彦亲笔书写，请夏庄最有名的石匠操鳌雕刻，七尺青石高悬在宽阔的门上方，气势如定海神针。连一向自认为名门之后的伏生嫡孙伏八爷也暗自称奇，这李望彦竟然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李记马车店迎面是一座厅堂，青砖黑瓦，非常宽敞。南墙根建了一溜

马棚，石桩子石槽子石眼子，足可以拴三十头牲口。东南角是草料房，安放两口锋利的铡刀和三口大水瓮。东边则一排六间厢房，屋梁上隔不远挂一盏马灯，夜里头明晃晃地耀眼。靠北头的通道用作账房，安了茶桌和条凳子，便于客人临时休息。一切布局合理，十分讲究。

马六子的修路计划比马车店整整早了三个月，但当马车店开业的时候，马六子还雇了人，腰间扎了腰带，脊梁上绑了根颤颤巍巍的竹坯子，挑面铜锣，锲而不舍地满街吆喝：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

“备战备荒！”

“有钱出钱，无钱出夫，无夫出粮！”

人们似乎对马六子的吆喝早习以为常，当作裤筒里的臭屁臭过一阵就完了，但钱还是陆陆续续地敛了一些，这条大道也得以修一阵停一阵。即使是这样，难民们仍然像蝗虫一样铺天盖地扑过来。去冬今春情况陡然变得糟糕起来。庄稼收了，大地脱去了伪装，露出老人筋脉一般突暴的田畦。有人顺着小道，更多的难民干脆踏着没有犁好的庄稼地，蝗虫一样地向南奔走。

4

向南！向南！

这场人祸的洪水席卷着大地，因为家园沦丧或因为被侵略者蹂躏的北方国民们选择了一种盲目、仓皇的出逃方式来躲避战争。战争阴云密布大半个中国。而到了这年春上，难民大潮空前剧烈，滚滚南下。桃花峪的人们还处在隔岸观火的思想中，觉得这只是外面世界的动荡，与己无关。那些战争和杀戮更像神话和传说般遥不可及，他们心怀麻木或者说庆幸，冷眼观望难民从眼前走过。

难民南下的潮头终于过去了，零星的逃难者试图留在村上。为此，甲长王大贵显得尤其烦躁不安。

大贵子当了东街的甲长实属意外，这个光棍老男人半年前还在马寡妇的门里当觅汉（山东方言：长工或短工），是这场难民潮把他推到了前台。马家男人在外经商多年小有成就，买房子置地并且娶了另外的女人。大老婆程氏是他在发迹前早已娶进家的，相当于紫禁城里的正宫娘娘，即使闲置不用也终有名分。马家男人生得小人小马，染有痨病。而程氏人高马大，这高头骡子配小鞍，咋就能颠鸾倒凤？有人暗笑这两口子简直就是洋火棒剔驴豁牙，不是一个级别，可偏偏就是这两口子，每年都结瓜生枣。马家男人省亲，春里回来，到来年秋后老婆必定生出个小美人儿，而且一生就是仨。大女儿起名凤子，二女儿起名唤子，三女儿起名改子。

农村闺女起啥名字本无人在意，可是到了马程氏这里就传出了笑话。有人说当初种下大女儿的时候，大根子曾到窗户底下听房，只听得女人说：“哎哟，你的棒槌好大来，弄得人心里好骚！”然后听得男人回答：“棒槌再大，也大不过你的缝子！”女人于是说：“说不定今黑夜就造出个小人来。造出来了，叫他啥？”男人一边锤得噼里啪啦地响，一边心不在焉地说：“生个带把的就叫他大柱子，生个带眼的就叫她大凤子。”

于是，大凤子出生了。

到了老二，又是棒槌锤得噼里啪啦乱响，女人突然听得狗跳墙的声音，吓得大气不敢喘。男人不过瘾，扳着女人肩膀说：“你咋不叫唤呢？叫唤！要不多没劲。”女人哼唧了半天，才撒娇地说：“叫唤也行，今夜里说不定还能造小人，你得先给小人起好名字。”男人随意地说：“还是那个说法，生个带把的叫狗子，生个带眼的叫唤子。”

到了老三的时候，女人说：“前两个都是闺女，这回说啥也得改改了。不管生男生女，就叫他改子吧！”

于是，三闺女就叫改子了。

马寡妇的这段风流韵事有演义的成分，大根子的嘴里能跑火车。他年纪不及大凤子大，哪会没出生就去听房。但马程氏生三个闺女是实。人们实在想不明白，她丈夫的长果（山东方言：花生）仁到了夜里就长成了棒槌。有人甚至推算出，两个闺女下种的时候，她男人根本不在家，这个棒槌一样的男人不是她丈夫而是觅汉王大贵。

王大贵在马家一直扮演着种驴的角色，在马程氏男人死后他正式成为马家的一员，不过他没有正式的名分，只能够在全家人吃饭时，跟三个闺女坐在同一张矮桌上。马程氏高高在上，一个人盘坐在右太师椅上。左边

的椅子永远是空着的，桌子上摆着丈夫的碗筷。马程氏总是在茶前饭后抽上一袋旱烟，打几个饱嗝，然后才上炕铺被子睡觉。

后来凤子出了嫁，嫁给了后山小马峪一户看风水的人家。唤子也大了，嫁给了大马峪一个铁匠，只剩下改子跟娘过。因为马程氏这段历史不光彩，俩闺女出门都抬不起头来，人一旦嫁出去，从不登门。改子虽小，却白里透红，人见人爱，胸脯子更像加多了发面的馍馍，膨胀得挺高，娘扯了几尺白布做成裹胸都裹不住，男女之事更是无师自通。

县里头好几十年前便推行新县制，村民自行推选保长。桃花峪推选的这人姓周名兴财，因为嘴里长两颗长门牙，人送绰号周大牙。周大牙是个窝囊财主，选他做保长是因为村里周姓家族人多势众，再加上他姑爷在县教育科里当名小科副，经常坐着小鳖盖子汽车到乡下看老丈人，大伙儿有巴结的地处。

马寡妇是村里出名的泼妇，但比较起苏婶子和贾仙桃，她还属于那种刀子嘴豆腐心的女人。别看女人们背后常指指点点，但当着面开口闭口都叫她马嫂子。马寡妇不是傻瓜，她后脖锤子上长触须，脊梁骨上镶着眼珠子，长舌妇背后说她啥，她知道得一清二楚；只是她抱定一个原则，你不指着鼻子说三道四，她一概装傻子。“听见兔子叫，还不种黑豆了？”是她的口头禅。

不过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有一天睡晌觉（山东方言：午睡），她隔着窗户喊大贵子。马寡妇怕吵，样子也特别，夏天里光着个身子四仰八叉，眼神不好还以为炕上躺着一堆太岁。马家墙厚屋深，门上挑个竹帘子，门外烈日炎炎，屋内却凉意阵阵。马寡妇喊他到北屋一趟，大贵子忙趿拉起鞋，光着膀子挑帘进去。

那天，这座高墙深院里格外宁静，窗前的石榴树上突然飞来一只梢老钱（山东方言：蝉，也叫知了），它似乎是被房间里弥漫出来的某种味道吸引过来的，亢奋地大声鸣叫着。老女人侧过脸，透过窗户玻璃瞧着那只虫子翘着的尾部，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人物一理！”大贵子躺在炕席上一动不动，马寡妇突然感慨地说：“你啥时候往人堆里扎，活出个人样来就好啦！”

当天过晌午（山东方言：下午）马寡妇描眉画眼了一番去找周保长，说要给大贵谋个差事。周保长犯了难。马寡妇说：“俺不是想让我大贵到县上，俺家那死鬼走得早，光剩下俺孤儿寡女的，家里地里还有一大堆活落指望

他。能不能在村里给他找点事干？”

她一提到孤儿寡女，周保长便联想起她三个闺女起名字的故事，裆里一热，脸上也堆起猥琐的笑容。

“是啊！过日子没个男人是不行，可是……”他觉得机不可失。这个老女人平时撅着个腚，村里的老少爷们个个想打她的主意，却让大贵子赚了便宜。如今她为这个野男人求上门来，只要给她一点甜头，塞个热罐子，说不定他怀里抱的就是这个发骚的女人。

他含混地说道：“事倒也是有得做，只是不知大贵子能不能胜任？”

马寡妇扑哧一声笑了，立竿见影地凑近了一步，胭脂粉熏得周保长直想打喷嚏。

“有屁快放！我就瞧不起你们这些臭男人，敢想不敢当！”

这似乎是一种暗示，周保长脸涨得通红，嗫嚅道：“我也没想啥……”马寡妇已完全笑出声来，冷不丁伸手掏向周保长的裆里，隔着厚厚的免尿裤就把那根直挺的胡萝卜握在手里了。“你敢说没想啥？”

周保长汗都出来了，欲火难耐地说：“想啥你也知道了。村里正在选甲长，要是街坊推举，我肯定不拦着！”说罢，便欲扑过来，不料却被马寡妇一把推开，说：“你就省着点力气，给你家老婆吧！我这就去和街坊邻居说，大贵子做了甲长则罢，做不了，看俺不把你裆里的二两半揪下来！”说罢，暧昧地瞟了周保长一眼，扭着腚锤子，颤悠悠地走了。

那天的谈判进行得如此直截了当。但乡亲们不信，认为周保长肯定占了马寡妇不少便宜，不然不会这么痛快答应。但这是种腚底下的事洗巴洗巴就干净了，没人知道到底发生了啥。但大贵子当了甲长是事实，他从一个下贱的觅汉一跃当上了东街的甲长。

5

大贵子甲长的位子还没捂热，难民潮就一拨又一拨地袭来了。难民进了村，占据了村里的街道和空地，这让一村人难以承受。连马寡妇的门石

嵌子上都坐满了衣衫褴褛的难民。大清早一开门，就看到这些穿得破尿烂蛋、满脸菜青色的乞讨人，那是再晦气不过的事了。村民们找周保长。周大牙慢条斯理地说，既然村上选了甲长，就得有甲长层层汇报，咋也轮不到你们直接找上门来。

马寡妇当初对选举的人许了愿，大贵子当了甲长，上管治安联防，下管邻里纠纷，逢年过节的还能分点份子钱。女人们被周大牙挡在门外，嘴上没有把门的，啥难听的都有。马程氏脸上挂不住，让王大贵子想法子解决。这事可难坏了他。他一个扛活的，啥时候管过别人的闲事？马寡妇指头肚子点刺着他的额头骂道：“你女人肚皮上的能耐呢！”大贵子梗着脖子说：“一码归一码！”

他硬着头皮去找周大牙，不料周大牙一句话推得干干净净，一保十甲，各家自扫门前雪！马寡妇给他出主意，别指望周大牙，要找就去找李望彦。大贵子却不愿意动弹，嫌他我行我素不跟他商量，在马车店那边设了粥棚赈济难民，把些该走的难民都截留下来了。

设粥棚是李尹氏的主意，她在大道边上搭了凉棚，支了两口大锅，算是临时粥济点。到这时候，李尹氏才发现光靠她和男人根本忙活不过来，身边缺少人手。李望彦趁机凑过来说：“凯儿她娘，俺正想着跟你商量，其实俺早就帮你物色好了一个人！”

望生就这样突兀地站在李尹氏的眼前。他是由凯儿领过来的，在这之前一直藏在灶房里。他个头不高，瘦瘦的，黑不溜秋，头发蓬乱，脖子上的淤泥都积成了折子，看上去好久没洗过澡了。

李望彦陪着笑脸说：“咱店里早就缺少个人手，找来找去也没找着合适的。夜儿（山东方言：昨天）正好赶上这孩子和他娘上门讨水喝，俺一眼就相中了。他是个老实孩子，人也长得出挑。他娘愿意让孩子留在咱店里混口饭吃，所以……”

“所以你就擅自做主？”李尹氏很生气，厉声质问。这件事爷俩做得过分，添人丁在乡下算得上是头等的大事，特别是兵荒马乱的年景。添张嘴等于从其他人的嘴里抠出一份粮食来。可是当她打量这个黑孩子的时候，却无论如何也挑不出毛病。这孩子长得十分出挑：大大的眼睛，宽宽的额头，尖尖的下颌。李尹氏瞅着他，气竟然消了不少。

凯儿一看娘的脸色，就知道留下这个孩子有希望了。她一直想有个伴儿，快言快语地说：“都是我擅自做主。我硬缠着爹留下他的。夜儿早上

我出门，看到他跟娘赶在咱家的门洞子里。夜里冷，有露水，这孩子冻得都快不行了，我端了碗热啥喝（山东方言：汤，稀饭之类）才把他暖过来。这孩子心眼儿好，自己都饿得不行了，醒来头一句话还是让娘先喝。”

李望彦这时候也接过话茬儿，连连点头说道：“是啊，是啊！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我们不是一直盼个男孩子嘛！凯儿一个人，是有些单薄。”

李尹氏已经缓过脸色来，叹息地说：“望彦，看来今生今世我是欠你的！你该说的理由也说了，该留他也留了，还跟我商量啥？”然后她问孩子，“你娘是说准不要你了？”孩子点点头，眼里噙住泪：“娘扔下俺就走了，临走时她叮咛俺，好好听您的话，只要能活着，不能忘了报恩。”李尹氏眼睛湿润了，忙扭过头去，掩饰地对凯儿说：“凯儿，烧锅热水，带他去洗澡！”

孩子退后了两步，趴到地上，冲着李尹氏磕了三个响头，嘴里说道：“谢谢嫂子！”

李尹氏愣住那里，包括凯儿也不解，大声说道：“你这是咋叫法？你十岁，俺十三，你都得叫俺姐，咋能叫俺娘嫂子？”

孩子局促不安地站在那里，红着脸不敢说话，目光求助李望彦。李望彦窘迫道：“是我叫他这么叫的。忘了告诉你们，这孩子是从盘龙镇逃难过来的。我论了一下辈分，这孩子人小辈大，所以……”

盘龙镇是哪儿？凯儿从没有听说过，也不明白爹和娘今天是咋了。一说到盘龙镇，爹的语气就变了，娘的神情也怪怪的。娘沉默了许久，才喃喃地说：“盘龙镇是个很远的地方……这个世界真这么小？”

娘回北屋去了，随手把门关上，任凭凯儿大呼小叫就是不开门。凯儿又去质问爹，娘到底咋了，为啥一提到盘龙镇就脸色大变？还有这个找上门来的孩子，街上那么多难民，为啥爹偏偏留下他？爹躲在牲口棚里不吭气，拼命地铡草。他铁青着脸，铡刀高起高落。地上已经满满一大堆草料了还是不歇手。续草的长工满头是汗，担心手不麻利让掌柜的一刀切下去。直到天黑了，铡刀钝得切不下一丝草末了，李望彦才直起腰，长嘘了一口气。

仿佛天有灵犀，就在爹敞开怀站到马棚外，让晚风吹拂一脸汗水和周身燥热的时候，北屋的窗户上突然爆出一丝光亮。光亮隔着窗户纸洒出来，照亮了整个天井。那是娘点上了灯，随之传来她清晰的声音：“凯儿，到北屋里来！”凯儿应着快步推门进去，见娘端坐在椅子上，看不出有一丝的沮丧，相反，脸上平静安详。她几乎以柔情的口吻说：“凯儿，去叫你